

该我说了 ——里根夫人自述

〔美〕南希·里根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该我说了

——里根夫人自述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成都

《MY Turn—The Memoirs of Nancy Reagan》

根据美国兰登出版公司 (Random House) 198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何昌宇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凌志云

该我说了——里根夫人自述

南希里根 著

李杏红 胥钢 任启民 等译

戴杯 任启民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14.125 插页2 字数：280 千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9-01173-5/K·150 印数：1—2,270

定价：4.60 元

译 者 序

本书是南希·里根撰写的一部自传。在美国刚一出版，就立即引起轰动，成为1989年美国的最佳畅销书之一，列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

由于作者曾作为美国的“第一夫人”，和丈夫里根一起入主白宫8年，亲身经历了美国乃至世界的许多重大事件，因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在书中进行了披露。也许这就是广大读者对此书兴趣盎然的原因之一。另外，此书还涉及了里根夫妇的婚恋过程、子女情况及白宫日常生活内幕，因而也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

尽管作者在描写美国政界人物和社会生活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国官场倾轧和人情淡漠的事实，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美国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作者毕竟站在她个人的立场上，竭力为自己辩护，并对其丈夫处处渲染，颇有吹捧之嫌。为了尽可能保持原作面貌，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内容未加剔除，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时自能辨识。

本书根据美国纽约Random House 1989年版译出。本书翻译是集体劳动的结果。杨德华同志除翻译了部分章

节外，还承担了整个翻译的组织工作和部分校译工作；俞瑾、张桂珍、郭小慧、李冰梅、杨葵同志分别承担了一至两章的翻译工作。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望读者给予指正。

译者

一九九〇年十月

序 言

1981年，在我和罗尼(里根
的昵称——译注)前往华盛顿
时，我从未想到此后的8年会如
此充满感情的波澜。此刻，我才
看清楚：白宫生活之尊不可期，
其卑亦不可期。

尽管我喜欢第一夫人的头
衔，但随之而来的岁月却是我一
生中最为艰难的。在罗尼的任期
内，我的父母双双告别了人间；
我们夫妇因癌症而双双住院，动
了手术；就在我们刚抵白宫不
久，一切尚未安排就绪，罗尼就
突遭枪击，几乎丧命。此外，还
有在新闻界监督下生活的压力，

以及屡遭误解而带来的沮丧。我的一言一行都会招来非议，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我的故事：我同丈夫的关系，我和孩子的隔阂，我与里甘的争端，等等，不一而足。

我认为，不论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都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突出或恶劣。特别是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年，我既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过于琐细；而在告别白宫的最后一年，我也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操纵了一切。

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我都起着避雷针的作用。不论如何，我逐步意识到，虽然里根总统极得人心，但他的妻子在部分人中却不受欢迎。某些与我有关的事或是人们对我的主观印象，无法使他们对我产生好感。

在白宫的岁月中，关于我的纷纭是非搅得昏天黑地。对此，我一直缄口不言，把感受埋藏在心底。虽然第一夫人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有极好的发言机会——我选择了毒品问题；然而，在个人问题上，她却失去了言论自由。我有如此之多的话压在心底，一直想说却又不能说，原因仅仅在于时机未到。

如今，那些日子终于成为过去。现在，该轮到我来阐明事实真相了。虽然保持沉默能显示高雅，这种做法对我也不无诱惑，但我决心已定：为了自己，为了后代，为了历史，我要作出自己的辩驳。关于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什么占星术，与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解除里甘的职务，同子女们特别是帕蒂之间的矛盾，等等，简直不胜枚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只有把某些与私生活有关的真相公诸于众，才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私生活。

8年来，我常常暗自哭泣，常常不知所措，常常不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然而，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比珍惜这8年的经历。我有过以前不敢梦及的作为，去过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方，领略过以前不敢设想的生活。例如，在1988年，就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我就曾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夫妇会面，在白金汉宫与伊丽莎白女王品茶，在唐宁街十号与撒切尔夫人交谈，接着又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与我最爱戴的人欢聚。当然，丈夫的挚爱与支持也时刻与我同在。

是的，几乎从见到他的那天起，罗纳德·里根就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我曾因为说这话而招致批评，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这本书不可能涵盖一切，我将尽可能地集中阐述人们最常问及的话题。尽管书中许多内容都发生在八十年代，但我无意使之成为里根白宫生涯的纪录。除了那些与我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比如长达数月的伊朗门事件和罗尼的5次竞选，本书所着力记述的是人，而不是政治。

在白宫时，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写这本书时，我常借助它们。我体验生活，凭的是直觉和感情，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大量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我母亲曾说过，“要打好手中的每一局牌。”我也一直努力于此。不论结果如何，我凡事皆已竭尽全力。

目 录

译者序·····	1
序言·····	1
1. 里根遇刺·····	1
2. 第一夫人的苦衷·····	25
3. 占星术·····	53
4. 监护夫人·····	68
5. 南希·戴维斯·····	82
6. 罗尼·····	110
7. 罗纳德·里根·····	122
8. 罗尼从政·····	147
9. 子女们·····	172
10. 虽败犹荣·····	210
11. 大获全胜·····	240
12. 迁居华盛顿·····	264
13. 白宫生活·····	290
14. 再度获胜·····	311
15. 可怕的月份·····	336
16. 摊牌·····	370
17. 俄国人·····	400
18. 回归故里·····	434

里根遇刺

那是1981年3月30日，也是我丈夫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八天。那天下午，我刚从外面出席午宴归来，正在白宫三楼的日光浴室里和我们请来的室内装饰师特德·格雷伯及白宫服务人员负责人雷克斯·斯考滕谈话。这时，负责我安全工作的特工组长乔治·奥普弗突然出现在门外，他示意要我过去。

乔治来这儿干嘛？我心里挺纳闷。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否则他自己会过来对我说的。

“在总统前去的那座饭店外发生了一桩枪杀案，”乔治说，“有人受了伤，但你丈夫没事。”

现在他们都去医院了。”

一听到“枪杀”二字，我的双脚就开始急不可待地朝电梯方向挪动，到了电梯门口，我心中已充满了惊恐和不安。我告诉乔治，我要去医院，尽管罗尼没事，但我想和他在一起，特别是在这有人受伤的时候。

“你最好是呆在这儿，”乔治说道，“那儿正乱作一团。总统平安无事，他们马上就会送他回来的，你没必要去。”

“乔治，”我说，“我要去医院！如果你不给我派车，我就步行去。”几分钟后，一辆白宫的车子开到了迎宾门外，我们一道上了车。

我们驱车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附近，只见那儿拥挤不堪——警车、记者及围观的人群已把那儿堵得水泄不通。没有警笛和警察的帮忙，我们寸步难移。我心急火燎：“如果车子还开不过去，我就要下车跑着去了。”

“不行，”乔治劝道，“你不能那样做。”后来，人群终于为我们让出了一条通道，我们才来到了急救室的门外。

保安人员事先用无线电话通报了我的到来，迈克·迪弗已在门口等候。他是罗尼的办公厅副主任，也是我们的私人密友。

“他受伤了。”迈克说。

急救室门前人群拥挤，但我只记得站在那儿的迈克和他盯着我的目光。

“但是，他们告诉我，他没受伤。”我已经结巴了。

“他确实受了伤。不过，医生说不太严重。”

“哪儿？伤了哪儿？”

“还不清楚。医生正在查找那颗弹头。”

正在找弹头！“我必须现在见他！”我说。

“不，这会儿还不行。”

“听着，”我提高了嗓门，大声问道，“既然伤势不重，那为什么不让我见他？”

“别着急，医生正在给他作检查。”

“迈克，”我请求道，好像一切全取决于他的一句话。“他们体会不到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得让他知道我在这儿。”

迈克解释说，医生们正在查找那颗子弹，他还告诉我，罗尼的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被击中了头部，情况很不妙，另外还有两人也受了伤，一位是保安特工，另一位是华盛顿的一名警官。

有人领我进了一间办公室，迈克则去询问何时才让我见罗尼。这时，保安特工的负责人约翰·辛普森和特工埃德·希基及我们的老朋友保罗·拉克索尔特参议员一道走了进来。埃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随后就潸然泪下，弄得我不得不反过来安慰他。

这真是一场恶梦——那惊骇和惶恐，那焦虑和等待，那不知结局的茫然。但我还是设法控制住了自己。“医生正在全力抢救，”我告诉自己，“别去干扰，让他们专心抢救。”我当医生的父亲，以前曾多次这样对我说过，此刻，他的话仿佛又在我耳际回响。

在我的周围，整个医院都喧闹不安，至今我仍常在睡梦中被那天的情景所惊醒：慌乱的脚步声、嘈杂的叫嚷声、警笛的鸣叫声混成一片；记者、医生、护士、军人、总统手下的人以及那些带着对讲机的保安人员忙成一团；走廊上，人们在疾走，医生在大声下指示，警察也在反复地吼叫：“让那些人都走开！都走开！”

这一切不由使我想起了德克萨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和肯尼迪总统被枪杀的日子。那天，我正驾车疾驶在洛杉矶的金维森特·贝利弗德大街上，从车上的收音机里传来了肯尼迪遇害的消息。此刻，在17年后的今天，我只有默默祈祷：别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别让华盛顿变成另一个达拉斯，别夺走我丈夫的生命。

因为同时要抢救三名受伤者，医生们显得忙碌不堪。此外还有第四位伤员托玛斯·德拉汉蒂警官，他已被送往另一家医院。护士们不时地带来抢救工作的进展情况。但那些消息曾越发令人惊恐。有两次他们告诉我，医生无法找到罗尼的脉搏，因而怀疑他可能休克。我知道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们就会失去他。

然后又一个护士来说，罗尼的左肺严重受伤，已经给他装上呼吸机了。

罗尼刚进院时，医生还认为他心脏病犯了。当两名护士用手术剪剪开他的衣服，医生抬起他的左臂时，才发现了那个小小的弹孔。医生没有找着子弹的出口，这说明子弹还留在体内。

在发现弹孔之前，医生一直不明白罗尼的病因何在。

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就在他们的眼前，这位美国的总统正一步步地向死神走近。

击中罗尼的是一颗爆炸弹。按照设计，它该在击中目标时爆炸。但谢天谢地，它没有炸成。它先是打在了防弹汽车的装甲层上，被撞击成边缘如锯齿的扁块，然后又反弹回来，飞进了罗尼的胸膛。

不过，医生们仍然没有找到弹头的位置。

我反复地要求：“我要见我的丈夫！”

“快了，快了。”他们这样安慰着我，还说，他们得先给伤口消毒，稳定住伤势。后来，我得知他们是担心我进去得过早会感到受不了。根据我后来见到的情景，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终于有人告诉我，可以进去了。我快步穿过大厅。西奥多·查格里斯医生对我解释说，他们给罗尼插了一根管子，他在通过氧气面罩呼吸。听了这话，我害怕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进门后，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绷带、血迹和针管散落着；罗尼刚上身的蓝色细条的新西服成了一堆破布，在墙角扔着。以前，我也去过急诊室，但我从未见过像眼前这样乱的急救室，里面抢救的还是我丈夫。

罗尼脸色灰白，嘴唇压在氧气罩下，上面还凝结着血块。他看见我后掀开氧气罩，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

“亲爱的，我忘了躲闪了。”我强忍着泪想笑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是俯身吻了吻他，然后，把氧气罩弄好，说：“求你了，别多说话。”

我出来时，迈克迎上来握住我的手。“噢，迈克，”我哭道，“他脸色惨白得可怕。”

“我知道”，他说，“你要是看见了他刚进来时的模样，就知道他已经好多了。”我点了点头，但却怎么也想象不出那种更可怕的模样会是什么样子。

几分钟后，胸外科主任本杰明·艾伦医生进来看我。

“他失血太多，需要作手术。我们先要检查他的腹腔是否大出血，然后还要在他的肺部找到那颗弹头。在爱克斯光片上，我们已经发现了它。”

医护人员把罗尼推往手术室，我伴着推车，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周围全是医护人员，有的穿着绿色的手术服，输血袋就挂在推车的上方。就在他进去之前，我吻了吻他的前额，告诉他说我爱他。

罗尼的特工约翰·辛普森也身着绿色的手术服进了手术室。在手术时，他一直守在总统身旁。这是安全上的规定。

他们给罗尼注射了一针喷妥撒麻药。就在药性起作用前，他还蹦出了句玩笑：“请向我发誓，你们都是共和党人。”

就在罗尼被推进手术室时，吉姆·布雷迪也紧接着被送了进去。他的头部被子弹击中，一直流着血，已肿胀得变了形。我以前从未见过头部受伤的人，眼前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一位护士小姐说：“布雷迪先生恐怕没救了。”我对她的话毫不怀疑。

我被领到一间宽敞的休息室里等候。在那儿的电视

上，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弗兰克·雷诺兹正在宣布，吉姆·布雷迪已经死亡。但几分钟后，他又宣布这条消息失实。他不满地拍着桌子，声音很急地说道：“难道我们连本地的事情都搞不准确吗？”

不过，混乱远非只限于此。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都错报了吉姆死亡的消息，后者还专门为他致以默哀。全国广播公司的克里斯·瓦莱士还说，罗尼正在接受心脏手术。

尽管电视上错误百出，但那不停变换的画面和语言至少能牵扯住我的注意力，给我一点慰藉，至少也可算是一种排遣。

由于得不到更多确实的消息，各家电视台都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枪击事件的实况录相。即使到了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镜头还会在我脑海里清晰地闪现：罗尼走出了那座饭店，笑容满面，向人群挥手致意。接着就是那可怕的枪声（他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他还以为是爆竹声）。罗尼表情惊讶。吉姆应声倒地。人们纷纷倒在人行道上。特工人员向杀手逼近。然后是特工杰里·帕尔拉起罗尼，把他推进了汽车。

罗尼的手术仍在进行中，有人进来问我是否想去教堂祈祷。到了教堂，乔治·奥普弗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祈祷了。”

吉姆的妻子萨拉·布雷迪也来了，我们拥抱在一起。里根政府刚组建不久，我和她还是初次见面。她还未见到她的丈夫，对他伤势的严重性也全然不知。

“他们都是壮汉，”她说，“一定会闯过这一关的。”

“是的，他们会有的。”我喃喃道，声音里却毫无自信。我很想乐观一点，但心中却始终无法摆脱罗尼和吉姆那可怕的模样。我和萨拉手拉着手共同祈祷，然后一块儿离开了教堂。

在我第一次走进那间偌大的休息室时，曾径直走到窗口处，朝楼下聚集的人群望。乔治急忙上前，把我从窗口拉开。他说，枪击事件刚发生几个小时，没人能知道它不是一场大阴谋的前奏。这使我又想起了达拉斯。

每隔几分钟，就有护士进来报告手术的进展情况。护士告诉我说，医生已确认罗尼的腹腔中没有出血，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不一会儿，又有个护士进来说，医生们还未找到那颗弹头。“那颗子弹也许不得不留在体内了。”护士告诉我说。

“留在体内？”

“是的，不得已时只好这样。”

最后，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就在医生们准备缝合刀口时，发现了那颗弹头，并把它取出来了。那颗子弹在射穿了罗尼的第七根肋骨后，又进入了罗尼的左下肺叶。

受伤的部位离心脏只有一英吋之差。

罗尼流血太多，输血量大到几乎给他换了一次血。手术前，医生们就已经给他输了五个单位。正因为他失血过